

# 校勘学

管锡华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学 勘 校

管锡华 著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周荣显  
封面设计 傅 强

## 校 勘 学

管锡华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永青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字数29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7—5336—0695—7/H·5

---

定价：6.70元

# 序

吴孟复

校勘之事，始于二刘，郑、章诸贤《校雠略》与《通义》之作遂言及校勘，余嘉锡先生因谓“目录、版本、校雠（即校勘）三者一家之学”；然揆之王氏《经义述闻》，俞氏《平议》，孙氏《札迻》，则训诂亦与校勘相表里。余少从钱子泉、顾惕生、柳翼谋诸师获闻此义。虽才质弩下，老而无成，然知读古书，粗通章句，犹得校勘之益。忆昔讲宋词，用某君《宋词选》，至于湖之“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十里秋江，江神留我看斜阳，吹起鳞鳞细浪”，诸生有以“明月”、“斜阳”矛盾为请者，余使检此书所本，盖出《六十家词》；又使检双照楼景宋《于湖词》，则“明月”作“秋色”，“秋江”作“湖光”。此生欣然曰：“先生屡言版本、校勘，今乃知确为学中要紧之事，而为教师者尤不可不知也。”

又忆六十年代初，学校领导布置自订“红专规划”。有六十老翁夜叩吾门，询之，则曰：“青年师生但云读某史、某集足矣！吾辈岂能复云读杜集、韩集乎？”余戏曰：“但于‘读’上加一‘校’字便可。”其人大喜曰：“得之矣。”盖着一“校”字，便由阅读而进入研究。由上两例可见：校勘为文史教学、研究中必不可少之知识与技能，即谓为治学之门，宜无不可。

虽然，欲通校勘，谈何容易！一要知方法，二要明类例，

三要通积佐证。观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淮南》校例，王引之《经义述闻》之“讹字”条，俞樾至杨树达“古书疑义”中有关校勘诸例，皆就致讹之由反复示例，孙德谦、陈垣诸老言之尤详。类例既明，方法斯出，洵足以启人神思。苟能知此，则疑所当疑，正其可正，虽“己亥”误为“三豕”，亦不至望文误释；更不至以“锡”作药引矣。然仅诵义例，空言方法，亦未足以解决问题。盖对校必罗众本，而古本之存者不多，可资以为据者，多为他书。汇录征引之异文；他校、理校则有赖于旁证者尤多。试观前人校勘之妙，每在曲证旁通，究其根源，皆由博览。不特《释文》、《治要》及类书、古注所引，必须取资；而“读书记”、“藏书志”、“金石录”与诸家“校勘记”、“札记”中材料，亦为校书者所必用。否则，名为实学，实亦空谈而已。

三百年来，实学莫盛于吾皖。戴君东原之“博征于文，约守其例”，衣被海内，遂成皖学。其校算书、水经，亦为世重。然而旁搜善本，专事校勘如顾千里、卢召弓所为者则皖中尚少其人。故世谓版本、目录、校勘之学，皖不如吴。近世吴检斋、胡朴安诸先生颇有意焉，然亦未能专也。管君锡华盛年美才，雅志笃学，又从潘允中、赵仲邑、李新魁诸先生研究数载，得其薪传，用以探刘、班之微言，契郑、章之遐想，博览顾、卢、王、段之书，而会其妙用。由是提要钩玄，细其义例，则庶几俞曲园、孙益庵之遗徽，有以补朴安之所未备，其所以裨益于教学与研究者岂鲜浅哉？余早从师友，略闻津梁；苦于形役，未能深往。今年近七十，旧学益荒，乃于病院之中，得见高才崛起，其为欣悦，岂可胜言！用是忘其荒陋，缀言简端，既以见校勘为治学之必需，复以见类例与博征之关系，益以见通论得失，

指陈方法者为不可少之书，至于君立意之美、编纂之勤、为书之善，读者当自得之，不待余之多言也。

1986年7月26日

#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 .....	1
第二节 校勘与校讎 .....	1
第三节 校勘与古籍整理和研读 .....	5
第四节 校勘要运用各种知识 .....	8
第五节 古今人校勘条件的对比 .....	12
第二章 校勘简史 .....	16
第一节 周秦的校勘 .....	16
第二节 两汉的校勘 .....	18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隋的校勘 .....	25
第四节 唐五代的校勘 .....	30
第五节 两宋的校勘 .....	42
第六节 元明的校勘 .....	49
第七节 清代的校勘 .....	53
第八节 民国及建国以来的校勘 .....	65
第九节 校勘学的发展 .....	69
第三章 古书讹误的一般情况 .....	77
第一节 误 .....	77

第二节	脱	91
第三节	衍	97
第四节	错位	105
第四章	校勘的先导工作	116
第一节	选择校勘的对象	116
第二节	搜集现存各种版本	118
第三节	分析归纳版本的源流系统, 比较各本的校勘价值	119
第四节	选择底本, 对校本和参校本	125
第五节	搜集其他校勘资料	129
第五章	校勘的方法	135
第一节	对校法	135
第二节	本校法	138
第三节	他校法	149
第四节	理校法	157
第五节	关于文物校勘法	182
第六章	校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91
第一节	不可迁就政治	191
第二节	不可尽信他书引文	194
第三节	不可轻改古书	202
第四节	注意语言的内部规律性和时代性	208
第五节	不可误校, 避免漏校	230
第七章	校勘记的写法	234
第一节	校勘成果的发表形式	234
第二节	校勘记的类型、写法及校勘记所使用的术语	241
第三节	撰写校勘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67
第四节	校勘记的位置和校勘记与正文的对应格式	276



第八章	校勘前体例的拟定和校勘后说明的撰写	283
第一节	校勘前体例的拟定	283
第二节	校勘后说明的撰写	289
第九章	在校勘底稿上的工作	304
第一节	在校勘底稿上的工作	304
第二节	校勘常用符号	309
第十章	目录知识在校勘中的运用	313
第一节	运用目录检索现存古籍版本	313
第二节	目录的编排检索方法	323
第十一章	版本知识在校勘中的运用	330
第一节	善本的校勘价值	330
第二节	新发现的版本对于校勘的意义	335
第三节	校勘古籍时常遇到的版本术语	341
<b>附录一</b>	形近易讹字表	350
<b>附录二</b>	通假字简表	449
<b>附录三</b>	历朝帝王名讳及其代字兼讳字简表	406
<b>后记</b>		512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

现存古籍，据统计约有二十万种。它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原稿本、原抄本、原刻本，而是经过一次再次传抄翻刻的抄刻本。古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抱朴子·遐览》）古籍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文字上的讹误。用不同版本或其他资料，通过比较或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文字讹误，这就是校勘。研究校勘的科学就是校勘学。

## 第二节 校勘与校讎

校勘，古称校讎或讎校。但是，就二者词义发展变化来看，其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下面试加以论述。

### 一、校讎

“校讎”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管子序》，其文曰：“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

“校”、“讎”二字字异而义实近。

“校”，《说文》释曰：“木囚也。”是为古代刑具枷械之统称。如《易·噬嗑》：“初九：‘履校灭趾。’”（奴隶拖着刑枷，遮住脚板。）刑具枷械有就范之义，从而引申为考核。如《荀子·君道》：“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再引申专用于对文字的考核，则是用为校讎之校的意义了。如《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讎”，《说文》释曰：“犹讐也。”“讐，以言对也。”《玉篇》释曰：“对也。”《正字通》释曰：“言相讎对也。”《韵会》释曰：“犹校也。谓两本相覆校，如仇讎也。”由众释可知，“讎”本为“以言对”之义，以后逐渐引申，用为考核文字之义，遂与“校”字义近。

古代汉语同义素构成复合词，往往字序可以互倒，如“阻险”“险阻”、“乏困”“困乏”之类即是。“校讎”一词也不例外，刘向在《管子序》中说成“校讎”，而在《文选》注所引之《别录》中即又说成“讎校”。

无论“校讎”还是“讎校”，其最初的意义就是校正文字，即对比版本异同或推敲上下文，发现错误，是正文字。这从刘向的解释中可以知道。《文选》左太冲（思）《魏都赋》注引应劭《风俗通义》说：

案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文选》注引本无末四字，此据《太平御览》卷六一八补。）

刘氏的意思是说，当一种书只有一种本子，就由一人读之，联系上下文找谬误。若一种书有许多异本时，选一本做底本和另外的本子相校。这时就由两个人来进行校读工作，读书的只管

读，读完一个异本，再读另一个；持底本的只管校，把听到的异本中的异文脱句一一都校在底本上。这是分而释之，实际合而用之则为一词，二者无异，大致与现代的“校勘”一词意义相当，专指校正文字。

但是，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书，所做的工作，不仅有校正文字，而且有审定篇第，抉择存本，编撰目录等几个方面。这些工作实际包括了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后世合刘氏这些工作统名为“校讎”。从此“校讎”之义由狭而广。后世冠以“校讎”或“校讎学”之名的专书，多是用的“校讎”的广义。如南宋郑樵的《通志·校讎略》，清代章学诚的《校讎通义》，近人胡朴安叔侄的《校讎学》，蒋元卿的《校讎学史》等即如此。

任何事物的发展往往都是错综复杂的，“校讎”在汉后仍有有用为狭义的。如左太冲《魏都赋》“讎校篆籀”，即指校正文字。章学诚在其《信摭》中说：“世之论校讎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可见清代也还用“校讎”为狭义。

## 二、校勘

“勘”，《说文》释曰：“校也。”《玉篇》释曰：“覆定也。”可见“勘”与“校”是近义词，都指复核审定之义。

“校讎”之名见于西汉，而“校勘”成词始于齐梁。如《沈休文集》：

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典校勘。

如果这是“校勘”合用成复合词的最早用例的话，其本义与“校讎”的广义同义。其后“校勘”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多，大约在

唐宋时期就有用为狭义“校讎”的同义词的了。如宋王溥《五代史会要》卷八载：

世宗显德二年(955)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

又如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七三《书〈春秋繁露〉后》曰：

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都已用“校勘”专指校正文字了。

由上述可知，“校讎”与“校勘”在历史上本是一对同义词，都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狭义只指校正文字。但这一对同义词到了清代，使用即趋于分化了。

“校讎”基本保留了广义的用法，而“校勘”基本保留了狭义的用法。如章学诚所撰《校讎通义》，阮元主编的《十三经校勘记》，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就有明显的分别。今天我们使用就更加明确了，除少数老先生习用“校讎”以外，都用“校勘”指校正文字。

### 三、校勘学与校讎学

校讎自刘氏父子起就兴盛起来了，但有人说校讎学始自西汉那就完全错了。因为要成其一门学问，则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系统，而刘氏多在实践中却少有理论，不可称校讎学。

校讎学是研究校讎各方面问题的学问。比较有系统地研究校讎问题的是南宋郑樵的《校讎略》，此书可以称得上是校讎学的第一部专书，校讎学的历史理当从这时写起。但又有人说校勘学始自郑书，这又是错误的。我们通观《校讎略》，此书涉及到校勘的只有“校书久任论”一个方面，当然不能说校勘

学始自《校讎略》了。

校勘学和校讎学是两门不同的科学，对此我们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校讎学是古已有之的，它以目录、版本、校勘等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目的和任务是通论目录、版本、校勘等一般的法则，以指导校讎实践。而校勘学则是现代在历代校勘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零星总结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门科学。它只以古籍的校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目的和任务是总结历代学者校勘古籍的经验和教训，研究校勘古籍的法则和规律，以指导校勘的实践。校讎学虽亦研究校勘，但其研究是肤浅的、不全面的，因此，尚未形成系统的校勘理论。而校勘学研究校勘则是深入的、系统的，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校讎学与校勘学虽有一定联系，但二者不是相等或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

### 第三节 校勘与古籍整理和研读

#### 一、校勘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1)校勘，(2)标点，(3)注释，(4)翻译，(5)汇编，(6)影印，(7)辑佚，(8)编制目录索引等八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之外，还是其他七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工作。因为，这七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做这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也就会相应地出现错误。如《魏书·卢玄传》：

卿等欲言，便无相疑难。

这是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的标法。检《北史·卢玄传》，这

二句作“卿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册府元龟》卷一五六引亦同。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要说就说，不要互相疑难。这样语气就通顺了。据此，“便”下原脱一“言”字，补出“言”字，我们就自然会以“卿等欲言便言”为句了。标点者对此未加校勘，以误本为底本，因此，标点也相应出现了错误。

又如现在许多注译本都选了晋干宝《搜神记》中的《李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都作：

将乐县李延，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指卖出去送给大蛇吃）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紫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

注译者多注“无相”为“没福气。相，福相”，译“父母无相”为“父母没福气”或“父母没有生男相”。检《太平广记》（中华书局本第2123页）引《法苑珠林》“父母无相”作“父母无相留”。补一“留”字，李寄之语即上下贯通了。她是说父母不要留我，卖了我可以得钱供养父母。注译者对此不作校勘，以误本为底本进行注译，因此，注译也相应出现了错误。

又如《永乐大典》卷七五一六录《宋范石湖大全集》中有范成大《奏乞蠲免大军仓欠负劄子》佚文，其中有云：

臣窃考之，大军一仓，创于绍兴五年，至今已得三十六年，前后支过军粮，无虑二千余万斛。

据宋黄震《慈溪黄氏分类日抄》卷六七的转述，范成大此文作于淳熙九年（1182），离绍兴五年（1135）为四十六周年。如果不据《日抄》校勘《大典》本的讹误，辑出的佚文也不是真正的原貌。

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上》：

齐人有欲为乱者，恐王知之，因诈逐所爱者，令走王知之。

检旧注云：“佯逐所爱，令君知而不疑。”可见旧注所据古本“令”后本无“走”字。“令君”即“令王”。有“走”字，此句则不辞。周钟灵等所编《韩非子索引》袭用误本，仍有“走”字。据误本为底本编索引，索引也相应出现了错误。

汇编、影印道理浅显，在此不一一赘举。

## 二、校勘与古籍研究

研究古籍与除校勘以外的七项整理古籍工作一样，也要求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因此，校勘也是古籍研究的先导工作。如研究哲学，现在都把“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归于老子。实际上，这是用现行版本《老子》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检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现行本《老子》中十一处“无为而无不为”皆不存在，而只有“无为”。可见现行本这十一处并非《老子》原貌，而是经过后人改动的。由此可见，老子只有“无为”的思想，而没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哲学家们以没有校勘的误本为底本研究老子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又如研究文学，我们仍举《李寄》为例。如果要依从现行选本“父母无相留”作“父母无相”，李寄的性格形象就很不容易分析，说她孝顺父母吧，她竟责骂父母没有福气或没有生男相；说她是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吧，她却能以身卖钱供养父母。要是以校勘过的正确底本为研究对象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又如研究历史，殷商先公先王世系中历来列有冥、振、微



等。实际上，这是历史学家根据有误的通行本《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列出来的，殷商先公先王中根本就没有“振”这个人。王国维根据甲骨文校定了“振”乃“核”或“垓”字之误，正了底本，才澄清了历史事实。（详参《校勘的先导工作》章《搜集其他校勘资料》一节。）

### 三、校勘与阅读欣赏

一般地阅读欣赏古代作品也要求有一个文字上正确无误的底本，因此，校勘也是阅读欣赏古代作品的先导工作。如许多选本都选了唐杜牧的名篇《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我们读这首诗，“青山远水”、“明月”、“夜箫”，多么美丽动人的扬州风貌！然而，那“秋尽江南草木凋”，却犹如一砚浓墨泼洒在这轴风景画卷之上，令人大感索然。《全唐诗》如此作，检别本“木”有作“未”的。原来各选本中的“木”字是“未”字之讹。原句的意思是虽秋尽江南，而扬州仍然草木葱茏，它正与“青山远水”、“明月”、“夜箫”一起构成了一幅完美而又统一的画面。如果对有误底本不加校勘，阅读欣赏古代作品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情趣。

由上可见，无论是整理古籍还是研读古籍，校勘都是首先要做的重要工作。

#### 第四节 校勘要运用各种知识

校勘一种古籍，首先要搜集各种版本，选择底本、对校